

歷史空間

科舉欠達人

劉誠龍

以科目論,戴震是達人,戴先生天文地理,「極博群書,而於象緯輿圖尤加研究」;經史子集,更是淹博,於經學、曆算、音韻、名物、考據等研究上,時人皆服膺其學至矣。聞名得趁早,二十那年,褲袋未帶一毫銀兩,腹藏滿載萬卷詩書,開動雙腳,由同族戴長源先生帶領,往齊召南大師那裡做「人才鑒定」,齊先生沒收一分錢鑒定費,「至一見」,沒收紅包,單是「叩其所學」,就給了特級人才鑒定書:「當今無此人也,吾誠不能有所益」,我這大師教他不了,他這小師倒可以教我,言罷吞津又讚,「曠世才也!」所謂是「嘉歎不絕於口」,戴震也就一夜成名,「由是江以南北,稍稍知先生名。」齊召南先生沒收「評論費」,卻如此「費大詞」大評論,也是「當今無此人也」,也是「曠世師也」。

物獎勵,翻箱倒櫃,翻出幾件儒服衣冠,權當三好學生獎品,「以衣冠贈之」,嘉曰,「勉之!」



戴震畫像。 網上圖片

式研殺才,而是內容害死人。戴震科舉是欠達人,未曾損其當科目達人。學問達到了相當高度,卻不曾拘束在八股當中,這使得戴震學識貫穿群經,「無漢儒拘泥師說之弊,實事求是,無宋人空談玄理之弊。」士子不解,如此學問如此才,「而策無如學者,大是異事。」獨有錢辛相知人,「此東原之所以為東原也。」

生活點滴

蒲繼剛

去看大海和草原

小時候,最想去兩個地方,一個是海邊,一個是大草原。在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,我的一個同學告訴我,沿着鐵路往東邊走(我們生活的工廠旁邊就有鐵路線,還有一個不大的小站),也就是太陽升起的地方,一直往前走,就能走到大海邊,或是走到草原上。我們小時候是「文革」時期,根本不學習知識,每天就是批判「封、資、修」,鬧革命,當然就沒有地理概念。但我看過兩本圖畫書,一本是講大海的,叫《小鯊魚游大海》,一本是講草原的,叫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。這兩本薄薄的小畫書,激起了我對大海與草原的嚮往。我也經常給那個同學講大海與草原的故事(天知道,我看了那兩本小畫書,怎麼就可以亂編故事。而那個同學也竟可以亂編往東邊走,就可以走到大海邊與草原上的「神話」)。於是,在一個星期天的早晨,我和那位同學懷揣了三元七角錢,沿着鐵路,開始了我們通往大海與草原的征途。好在我的那位同學比我有心眼,他在走的時候,給他父親寫了張紙條,說是和我一起朝東邊去看大海和草原了。要不是父母都不知我們往哪跑了。更不知道怎樣去找我們。

每年四、五月之後,被稱為花中皇后的月季花,總要在明媚的陽光下,如火如茶地勃發怒放。她把一個個冬天積聚的精華,盡情地奔騰噴湧出來,於是,在城鎮的公園、綠地、街道、陽台,那早已飛入尋常百姓家的俏麗佳人,一叢一叢,一片片,一排排,一羣群地爭奇鬥妍,呈現出赤橙黃綠青藍紫的無涯美景,使神州大地生機盎然,火紅熾熱。對於北京人來講,月季是一種最常見、最普通的帶刺灌木花卉了,也是北京大眾認為最有希望成為市花的候選者之一。

脫俗、長葆青春,除月季之外,實在難以找到其他。月季既平易近人,又有傲世風骨,還肯無私奉獻,使她在大眾心目中成為平民的花、貼心的花、自家的花。在不少家庭的陽台上,月季花兒常開不敗,二枝才謝一枝妍,不用多加打理,總是花吐芬芳、色早後晚,給人帶來不盡的春光、無盡的喜氣。她,真是尋常百姓心中的花!

來鴻

開不敗的月季花

脫俗、長葆青春,除月季之外,實在難以找到其他。月季既平易近人,又有傲世風骨,還肯無私奉獻,使她在大眾心目中成為平民的花、貼心的花、自家的花。在不少家庭的陽台上,月季花兒常開不敗,二枝才謝一枝妍,不用多加打理,總是花吐芬芳、色早後晚,給人帶來不盡的春光、無盡的喜氣。她,真是尋常百姓心中的花!

詞話詩說

偷生

過去好一段時間,我一直陷溺於《後九七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研究》的後期工作之中。《後九七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研究》乃是《香港流行歌詞研究》(1998)的續集,並且順應「上集」所訂定的研究框架,進一步追蹤在九七後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的發展變化。為了趕及出版計劃,「趕稿一校對一排版一再校對」來克服近三十萬字的各種細節,成了生活中最大的動力。在漫長的梳理工作中,我卻一次又一次被方杰的《偷生》(2010)感動。新書殺青小確幸,今回就讓我們談談方杰吧。

「偷生」差之毫釐可能也就謬之千里。感謝「後九七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研究計劃」,讓我參與《後九七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研究》的撰寫。這(半)部書是我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,還有這一篇。祝我昨天生日快樂,還有你們,都快樂。



美麗的月季花。 網上圖片



Colorful decorative bar



Colorful decorative bar



Colorful decorative bar